



□李一梓

## 【文化观】

『海上名楼』  
枕流公寓的百年记忆

今年7月，英国口述历史学社年度会议在伦敦举行，会议主题围绕“家”展开。家，作为一个物理空间，也作为精神寄托的特殊概念，对每个人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候车式文化工作室入选大会发言环节，在线上向全球口述历史的专家学者及工作者们介绍了有关上海枕流公寓口述历史项目的实践经验。

有“海上名楼”之称的枕流公寓，位于上海静安区华山路，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单位。这幢西班牙式公寓最初是泰兴银行大班的住宅，后来几经辗转，知名住户包括周而复、峻青、周璇、孙道临、傅全香等。作为一个口述历史项目，“枕流之声”以“枕流漱石，以文化人”为主题，通过访谈拍摄、文物信息采集等手段挖掘建筑特色和人文故事。

枕流公寓建于1930年，在数次转手中，最有名的大楼主人是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根据史料记载，这座楼最开始取的名字被译作“河边公寓”或“溪边公寓”，但李经迈并不满意这个名字，遂公开向社会征名。有一封应征信援引了《世说新语》中的一段典故“枕石漱流”，寓意居静思危、潜心磨练意志。

除了大气雅致的外观，枕流公寓在内部装修上也颇费功夫。据说当时的卧室均为套间，卫浴设备也是进口名牌，窗棂用钢，门把手用铜，地板是檀木铺就，每户客厅都有壁炉，餐厅和厨房之间必有一间备餐室相隔。为了适应外国人的生活习惯，整栋大楼集中供暖，安装了热水汀；顶楼平台向住户开放，适合远眺和散步；地下室里则备有室内游泳池。这些设施在当时无疑是超前且一流的，因此常年租约不断。

1947年生于上海的张先慧，于1975年搬去枕流公寓，她在“枕流之声”口述历史栏目中回忆了这幢公寓精致的装修，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依然是非常超前的：厅里面有很漂亮的古铜色吊灯，客厅的对面是大餐厅，餐厅(天花板)上面都是雕塑好的灯。厨房很考究，有备餐室，还有做好的橱柜，白色的橱柜从天花板到地面，当中是一排操作台。大楼配有电梯，进到电梯里面是一面落地的大镜子，旁边的木质面板也非常考究，并配有专人负责电梯运行。

1949年以后，枕流公寓空置的房间被分配给高级知识分子等居住，知名住户包括报人徐铸成，导演朱端钧，作家周而复、峻青、王慕兰，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画家沈柔坚，三栖明星周璇，影视剧表演艺术家乔奇和孙景路夫妇、孙道临、徐幸，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范瑞娟、王文娟等。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住客故事”，还数上世纪的三栖明星“天涯歌后”周璇。网络上

一说周璇于1932年搬入枕流公寓，另一说法是1950年周璇从香港回到上海之后，作为第一批文化界名人入住大楼。当时她所住的是六楼一处大套房，这也是整所公寓最好的房间之一。1950年底，周璇的大儿子周民在枕流公寓呱呱坠地。当时，周璇还受邀担当了电影《和平鸽》的女主角。这间寓所不仅是“她的疗伤处，她的避风港，更是她短短37年人生的最后一个家”。

大上海高耸入云的大厦数不胜数，但枕流公寓这座充满年代味的旧公寓从未走出人们的视野，也很难被人遗忘。因为它见证了太多人的事业起伏、家庭聚散、人生悲欢。

作为出色饰演了祝英台、刘兰芝和李清照等越剧女性角色的傅全香，人生的整个黄金岁月包括结婚、生子都是在枕流公寓度过的。在枕流公寓出生，也是在这里成长的刘丹，是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之女。她回忆说，李清照这个角色是母亲傅全香在晚年阶段投入大量心血塑造出的角色，七十多岁的她还要写剧本、筹集资金、找演员、找编剧，还有谱曲，这些统筹、创作工作大部分都是在枕流公寓的家里完成的。1992年《人比黄花瘦》上映，傅全香饰李清照，该剧荣获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荣誉奖。刘丹说：“我是在枕流公寓出生长大的，这个意义就在于它是有生命的，它见证了许多风风雨雨。在父母都过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想过搬家，不想再住在枕流公寓了。因为这里有太多太多的回忆，还有父母的影子。母亲在客厅里踢腿、走圆场、写剧本，父亲又是在家里走掉的……我妈妈的房间，我还一直保留着原样。”

画家沈柔坚之妻王慕兰今年已经92岁，她回忆刚搬来枕流公寓是在1956年，当时原来里面住的外国人、资本家都搬走了。等到陆续搬进来一些朋友后，这里就有了人气了。“我们和乔奇、孙景路夫妇关系密切的，有时会相互拜年。早年在抗美援朝的时候，配合军事院校的招生任务，我曾经邀请过乔奇到电台去朗诵魏巍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他还经常去学校给青年学生演出，都很受欢迎。我和柔坚也看过他演出的几部话剧，非常精彩。”“以前作家峻青也住在这里，每次回山东老家都会带点土特产来，红枣啊、花生什么的，邻里之间都比较亲切的。”

1956年以后，沈柔坚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在枕流公寓画的，其女沈黎在“枕流之声”口述历史栏目中也回忆说：“我们家有火炉，非常正宗的一个火炉，管子是直接通到玻璃窗外面的。在火炉上烧水，可以泡茶。最热的水，不是从热水瓶里出来，是从火炉上出来的。用这样煮开的100℃的水泡茶，可能和父亲家乡的功夫茶有点像，就在眼前发生，他觉得太美妙了。这和他的创作理念有相通之处，他曾说过，不一定要去名山大川，普通山水有时更入画，并且更有诗意。”正是这样充满人情味、烟火气的生活，令枕流公寓成为许多人难以忘却的回忆。

外科学家、医学教育家吴肇光1957年入住枕流公寓，回忆起刚来到公寓的时候，他还能记起，每门每户一家人，4楼是一位德国老太，对门是一个作家。电梯里头条件是很好的，还有水汀，天冷供暖。那时吴肇光去上班都是骑自行车，“脚踏车最方便的，自由出入。我们大人每个人一辆脚踏车上下班，我因为做外科医生，时间就不固定了，因为还要值夜班，有时候有急诊来了，随叫随到。”今年已经96岁高龄的吴肇光仍会去医院上班，尽管多年前已经退休，但吴肇光觉得自己“身为终身教授，院方又给了办公室，跟年轻人接触接触是个好事情，省得在家里没事情，天天看天花板。有时候跟他们交流交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也可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反正工作量不会大的，他们很照顾的。”对于枕流公寓，老人从未想过要搬家，“我不是上海人，但是我把它当作我的老家了，因为半个世纪以上都在这儿了，等于是自己的老家了。”

## “临清汤”中乾坤大

□孙晓明

对临清仰慕已久，一来早就知道临清是运河漕运码头，运河经济异常发达；二来这里是季羨林大师的故乡。

有人说，京杭大运河在齐鲁大地上蜿蜒奔流了700多年，其意义，并不只是保证了漕粮的运输，对山东运河两岸的美食文化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相当长的时期，临清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商贾往来、帆樯云集、百货荟萃、美食林立的工商业重镇，尤以民风民俗为甚。

据史料记载，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副将常遇春为先锋官，率二十五万大军出师北伐。洪武元年(1368)闰七月，徐达、常遇春率马步舟师由临清沿运河北上，连下德州、通州。这就印证了明朝开国大将常遇春的确驻守过临清。

我见证过清真八大碗：包括烧肉、炖肉、圈巧阁、松花羊肉、清余丸子、黄焖鸡、黄焖肉、肉杂拌。临清的主食花样也多，有名的有窝家蒸包、徐家煎包、王家烧麦、武德瘦肉饼。不过临清美食最大的特色则是“汤”。“临清汤”代表着临清人的饮食水平，也蕴涵着临清曾经的历史过往和繁华。临清当地自古有一种风俗，那就是在红白事宴请宾客时，要首先给酒家的管事交代好是“几点水”，这“几点水”就是汤的代名词，“水”越多，表明酒席的档次越高，可见“临清汤”在临清饮食文化中的地位之高。正所谓临清汤水，汤里大乾坤。

季羨林先生在《有憾无悔》一书中写道：“临清现在只是一个县级市，可过去是阔过的。大运河畅通时，这里是个大码头，有码头就少不了商人，有商人就少不了文人，有文人就少不了文化，有文化就少不了饮

食的精美，于是文化就同饮食结合了起来……临清往日的辉煌已成历史陈迹。但是，文化是一种古怪的东西，即使是基础已经不在，它的流风余韵却仍然能够长久地存在，表现在不同的事物上。

“临清汤”的品种多得简直数不过来，有荤有素，有山珍有海味，名字起得也好，发财鱼钱汤、霜花白玉汤、乌云遮月、碧波鱼丸汤……“临清汤”之所以能成为临清饮食文化的具体承载，首先归功于其兼容的文化特性。因为大运河的流通与南北文化的交汇，各种饮食文化风尚在临清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了海纳百川、五味杂陈的特性，甜、酸、苦、辣、咸、怪等南北诸多风味，在“临清汤”中均有完美的融合体现，从而较好地满足了各地不同人群的口味。其次，临清的乐汤风俗及其汤产品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域的独特性。至今，临清的宴席中，酒后的饭菜不是通常的固态菜肴，而是“汤”，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现象。并且离临清一步之遥的周边县市，均无此种饮食风俗。

餐饮文化的发达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自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彻底改变了临清的历史地位，由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偏僻小城一跃发展为辖轂南北的著名工商业城市，而经济社会的发展，则带来了庞大的资金流与人流、物流，也带来了各地不同的饮食风俗风味在临清的汇聚、传播与交融，临清品汤习俗与各类汤产品也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完善，已经成为了一种自成体系的文化形态和地域性饮食风尚。由此想到，饮食烹饪其实不光是吃吃喝喝的事，其身后隐藏着经济、社会、文化、军事诸多因素，包含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少取多予等很多哲理。

## 张秋镇：活着的运河文化遗产

□关霞

浩浩汤汤的古老运河，流淌出“上有苏杭，下有临(临清)张(张秋)”的璀璨风光。张秋镇，位于今阳谷县境内，大运河与金堤河、黄河的交汇处，与颜神镇、景芝镇，并称为“山东三镇”。运河从镇中直穿而过，“岁漕东南以给都下，会通河实国家之气脉，而张秋又南北之咽喉”“漕渠馆穀之口”，为明清时期四方交通之枢纽，运河漕运之要地。

张秋，古称“涨秋口”，因连年秋季河水上涨，泛滥成灾得名。“张秋”之名，最早见于五代时期。《宋史》载“周显德初，河决杨柳(今东阿县杨柳镇)，遣宰相李谷治堤，自阳谷抵张秋口以遏之”。宋景德年间，曾改名景德镇。明弘治七年(1494)因右副都御史刘大夏治河有成，赐名安平镇。因与安平州同名，清复名张秋镇。

“三界首”的特殊区位，使这个漕运枢纽曾拥有极具地域风格的管理方式。明万历年间，兖州府通判、分署安平李周策作《安平镇志旧序》：“岁甲午，不佞以罪迁安平也。习其地当一州三邑之唇齿，而习其形势又当南北两都之襟喉，诂不称重镇与？”清康熙年间，兖州府张秋捕河通判林芑《重修张秋志序》云：“张秋襟带阿、阳、寿三邑，南北转运锁钥是镇，诚重哉！”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张秋镇一直属东阿、寿张、阳谷三县分辖。运河以东归东阿，河西中部东西大街为界，南属寿张，北属阳谷。河西岸有谯楼，俗称鼓楼，成为三县分界之中心。

这座明清运河经济、文化的特色码头，一度帆樯林立，商贾云集，物阜民丰，是运河山东段重要的区域性商品集散中心，有米市街、糖市街、柴市街、锅市街、缸市街、果市街、竹竿巷、席市街等七十二街、八十二胡同。虽冠以镇名，其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周围的县城，“大较比临清而小耳”(道光《东阿县志》卷二)，繁盛的商贸为社会文化生活的注入注入了巨大的活力。明清时期建有文庙和安平书院，现有山西会馆、关帝庙、挂剑祠(“五体十三碑”)、黑龙潭、戊己山、任风子墓、陈家大院、运河石桥等古迹，是阳谷县的文物大镇。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有18处之多，全县征集、出土、入藏文物2000余件，绝大部分出自张秋。至今小镇的风土人情，明显存有大运河文化浸润的痕迹。

虽然这座与运河起伏共命运的古镇难现昔日盛景，但千百年的底蕴积淀与文化滋养，绘就了古镇厚朴却不沉闷的人文底色。一个依然有烟火气儿的古镇，活着的运河文化遗产，驻足沧桑的遗址，聆听曾经的故事，它们的价值回归在每一份情怀体验与灵魂塑造里，张秋镇的运河印记已变为旅游资源中的新景观。随意徜徉大街小巷，俯身寻找历史的尘埃，你能够直接与历史对话，并细细触摸到历史深处最隐秘的脉络。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徐静 美编：陈明丽